

中国助川



张 浚 张 桢

何 尊 沛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祖国的四川丛书

张 浚 张 梔

何 尊 沛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五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金汇海
封面设计：刘运勇
技术设计：凌志云

(祖国的四川丛书)

张浚 张栻 何尊沛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绵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印张3.125 插页1字数51千
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3,400册

书号：11118.176 定价：0.50元

编 者 的 话

《祖国的四川》丛书，是一套介绍四川历史文化的普及性知识读物。本丛书的选题，主要是从各个方面介绍四川悠久的历史、壮丽的山川、灿烂的文化、宏伟的建设、丰富的物产、杰出的人物、重大的历史事件、英勇的革命斗争……等等。如果读者能通过这些介绍，对四川地区的古今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，从故乡的发展变化中受到鼓舞，焕发出强烈的爱国之情，报国之志，积极投入四化建设，为建设家乡、振兴中华而奋斗，那就是我们的最大愿望。

本丛书在编写上，力求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、史实准确、文字生动、篇幅短小、图文并茂、雅俗共赏。今后，按读者的需要，我们将出版单行本的基础上，再出版专题合订本。

位于天府之国北部，地处沱江上游的绵竹县，虽然方圆不过百里，却是西蜀名邑，益州重辅。其西北皆山地，九顶山横空飞峙，突兀峥嵘，形成天然屏障；其东南为沃野，石亭江、绵远河蜿蜒奔泻，源远流长，恰象两条襟带。山水雄奇，钟灵毓秀。两汉以还，小小僻邑，名贤英烈彪炳于史册者指不胜屈。距今八百多年前，南宋“中兴”贤相张浚和理学名儒张栻父子二人，就诞生在这个令人景仰的地方。

祖国的四川丛书

张 浚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一、幼承家学 | 发奋苦读..... | (1) |
| 二、勤政爱民 | 拯救国难..... | (5) |
| 三、经略川陕 | 坚持抗战..... | (14) |
| 四、都督诸路军马 | 锐志恢复中原..... | (21) |
| 五、贬谪二十年 | 常洒忧国泪..... | (32) |
| 六、团结爱国志士 | 再兴北伐义师..... | (39) |
| 七、壮志未酬难雪耻 | 嘱葬衡山忧愤死..... | (54) |

一、幼承家学 发奋苦读

张浚，字德远，自号紫岩居士，宋代汉州绵竹（今四川绵竹）人。他生于哲宗绍圣四年（公元1097年），卒于孝宗隆兴二年（公元1164年），终年六十八岁。他是南宋时一位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政治家和军事家。

张浚出生在一个历代仕宦的家庭。他本是唐玄宗朝宰相张九龄弟、节度使张九皋的十三世孙，先祖家居长安。后因八世祖张璘以国子祭酒随唐僖宗避乱入蜀，侨居成都。宋真宗咸平（公元998—1003年）间，张浚的曾祖父张文矩不幸早逝，曾祖母杨夫人携子徙绵竹依外家而居，遂为绵竹人。祖父张铉，字元之，自号希白先生。幼即慷慨有大志，于书无所不通，然不屑为举子业。仁宗庆历年（公元1041年），诏举茂才异等。庆历二年，张铉曾向朝廷上《平戎策》三十篇，授将作监主簿，后改知雷州（今广东海康），深受雷人拥戴。年六十以殿中丞致仕。张浚的父亲张

咸，字君说，神宗元丰二年（公元1079年）中进士第，历任州县职事。他对诸子百家之说无不贯通，为文奇伟条畅。哲宗元祐三年（公元1088年），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，奏篇为天下第一，授宣德郎，签书剑南西川（治所在今成都市）节度判官厅公事。平生著有《张贤良文集》二十卷。

张浚四岁那年，父亲不幸病逝。母亲计氏夫人年仅二十五岁，尚在青春年华。外祖父和外祖母再三劝其改嫁，计夫人执意不从，立志守孤成立。从此，家境日见破落，母子二人相依为命。张浚会说话时，母亲便开始教他诵读祖父和父亲生前所写的一些忧国忧民的文章；他能记事的时候，母亲又常常把祖父和父亲生前尽忠报国的言行事迹讲给他听。这样，使他从小就萌生了爱国主义思想，立下了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。

张浚谨遵母训，一心发愤读书。十六岁升入郡学，更加刻苦用功，每日从早到晚口不绝诵，手不停披，务求甚解，孜孜不倦。学堂里，同窗们每每谈天说地，笑语喧哗，而他却充耳不闻，独坐一隅，微吟默诵，潜心苦读。成年累月，他只以读书为无上的乐事，从来没有走出校门去游玩一次，真有汉代大儒董仲舒“三年不窥园”的苦学精神。教授苏元老对他十分

赏识，常常捋着长须，喜形于色地对人赞叹道：“张氏盛德，乃有是子，致远未可量也！”

徽宗政和七年（公元1117年），刚满二十岁的张浚将要远离家乡，到京师太学去读书。临行，母亲计夫人悲泪纵横，依依相送，到了前村，计夫人一手拭泪，一手抚摸着张浚的后背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门户寒苦，赖尔成立。当朝夕以尔祖尔父之业为念。”说罢，早已泣不成声。张浚注视着饱尝凄凉况味的母亲，想到她此后的日子将更加孤苦冷清，也不禁潸然泪下。母子二人，伤心话别。

自从进入太学以后，张浚时刻不忘母亲的谆谆教诲，日日只以读书为务。当时的京师（今河南开封市）十分繁华。喧嚣的夜市，车水马龙，熙来攘往；热闹的勾栏，说书演唱，精采动人。每逢佳节良辰，同窗们纷纷外出游玩，只有张浚无动于衷，独自一人伏案苦读。太学中有一位蓬州（今四川仪陇县南）老儒严赓，见张浚如此用功，心中十分爱重。二人促膝谈经，言投意合，转眼成了忘年交。严赓多年钻研《易经》，颇有所得。于是，他便把有关乾坤的学说传授给张浚，为其日后精通《易经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功夫不负苦心人。张浚一方面秉承家学，另一方

而又广泛吸取师友之长，经过刻苦琢磨，在学问上大有长进，很快成了太学诸生中的佼佼者。每当同窗们一提起绵竹张浚时，无不伸出拇指，啧啧称羡。

二、勤政爱民 拯救国难

张浚在京师太学读书刚满一年，就于政和八年（公元1118年）中了进士。那时，枢密使邓洵仁，也是蜀人，过去与张浚的父亲有老交情，因而想对张浚格外加以提拔，便派人传呼张浚前去拜见，还许给他一个编修官的头衔。可是，不愿私走权贵之门的张浚，对此却置若罔闻，根本不予答理，结果仅得任山南府（即襄阳府，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）士曹参军的官职。到任后，府帅很看重张浚的才能和学识，把府中大小事务一律交给他办理。张浚办事，无论巨细，都是井井有条。如审理狱讼案件，他一定千方百计搞清真实情形，秉公处治。因此深得军民欢心。每天办完政事回家，张浚便先对母亲计夫人请安，随即肃然端坐，秉烛观书，直至夜半三更而毫无倦意。其发愤光景，俨若古人之悬梁刺股，凿壁囊萤。计夫人眼见儿子这般刻苦自励，心中感到无限欣慰。

张浚在山南府秩满后，将赴任褒城（在今陕西

省)令，襄樊老百姓依依难舍。他们手持张浚的画像，肃立道旁，列队送行。转运使得知此事，大为震惊，不禁叹道：“为小官得人之情如此，使得志于时，又当如何耶？”

张浚调任褒城令不久，又改任熙河路(治所在今甘肃临洮)察访司干办公事。到官之后，张浚立即遍行边地营垒，留心视察山川形势。并召集当地那些长期戍边、经验丰富的老将，和他们握手交欢，饮酒叙谈，仔细询问过去守边的制度措施和有关军阵方略等情况，掌握了许多很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，对于边事的本末原委，了如指掌。同时，他还虚心向老将军曲琦请教兵法，得其真传。这些为他日后出将入相，制订恢复大计，部署边防事宜，大有帮助。

钦宗靖康元年(公元1126年)，尚书右丞何栗荐举张浚入朝做官。到了京师，张浚听说何栗骄横巧佞，渐失人望，于是面呈信札，加以规劝，言辞切至而严厉。何栗一听，恼羞成怒，竟不让张浚进见皇上，只是随意给他一个太常寺主簿的小官。张浚专以报国为念，实在无心去计较官位尊卑。

就在这年秋天，金兵继宣和七年(公元1125年)冬南侵后，又大举侵宋，不久攻陷了北宋都城汴京(今河南开封市)。金兵大肆烧杀抢掠，京城内外转

瞬之间变成一片废墟。宫廷中金银、珠宝、服饰、车马、文物典籍统统被洗劫一空，甚至连徽、钦二宗与宋室子弟、后妃、公主都一并被俘北去。至此，北宋灭亡了。这就是史称所谓“靖康之难”。

张浚身在京城，作为“靖康之难”的目击者。他亲眼看到皇帝被挟持北去，皇族诸子成为俘虏，城郭丘墟，生民涂炭，国土沦丧，就誓不与金人共存，毅然以拯救国难、恢复天下为己任。

金人占领汴京以后，就着手筹建傀儡政权。靖康二年（公元1127年）三月，他们强行召集原宋朝文武百官，议立张邦昌为帝，众人唯唯诺诺，多不敢抗。当时，有留守孙傅、签书枢密院事张叔夜不肯奉命，金兵立即将二人逮捕拘禁。张浚与他的好友赵鼎（1085—1147）、胡寅（1098—1156）也拒绝附敌，脱身避入太学中。他们决不向金国侵略者低头屈服，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，太学诸生无不为之感动。

靖康二年（公元1127年）六月，赵佶（徽宗）的另一个儿子赵构在南京（河南商丘）即位，改元建炎。这就是南宋高宗政权的开始。张浚得知这一消息，星夜倍道兼程，赶往南京，拜见高宗（1127—1162在位），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，后改虞部员外郎，又任殿中侍御史。

以宋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，一个个文恬武嬉，膝肩谄笑，多是些碌碌庸才。他们胸中毫无恢复大计，却只是醉心于扬州以及江南诸大城市的繁华富庶，全不把报仇雪耻、光复故土的大事放在心上。因而金兵连连进犯，一伙昏君庸臣，惶惶如丧家之犬，只顾拼命南逃。建炎元年（公元1127年）十月，高宗到了扬州，车驾久驻，乐不思“蜀”，君臣上下终日贪恋于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。张浚面对此情此景，深感痛心疾首。他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，愤然上奏：“近日军民议论纷然，彼得藉口为说者，盖二帝远在沙漠，而陛下乃与六宫端居于此，何怪人之窃议。愿明降睿旨，以车驾不为久驻维扬（扬州）之计晓谕军民。仍乞朝廷早早措置六宫定居之地，然后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，规恢远图，以上慰九庙之心，下以副军民之望。”张浚不避直言犯上，接连几次论奏，总是奉劝皇上加紧治军备战，严防金人再次入寇。这样，渐渐引起宰相黄潜善、汪伯彦之流的不满，于是将他外补，以集英殿修撰知兴元府（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市）。当张浚刚要登舟赴任的时候，高宗有旨，改任他为礼部侍郎，还特别在便殿召见了他，再三抚慰说：“卿为朕留，当专任用。”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宋高宗，深知自己羽翼不丰，而象张浚这样的

干才，实在是可用之人，因此才把他留在朝廷任职。张浚时刻关注着国家大事，他预料金人不久必将入侵，但眼下朝廷仍是歌舞升平，毫无一点军事准备。于是，带领同列官员向宰相竭力进言，请求早修武备，黄、汪二人笑而不信，漠然置之。

建炎二年（公元1128年）十二月，高宗念张浚一片忠忱，任命他为御营参赞军事。又派他与吕颐浩（1071—1139）教习河朔（黄河以北地区）民兵，在江淮一带措置军事，加强防务，以确保南宋半壁江山。

建炎三年（公元1129年）二月，果然不出张浚预料，金兵又大举进犯。宗高急渡平江（治所在今苏州市），逃向杭州。特诏朱胜非留吴门（今苏州市）御敌。在此紧急关头，高宗在朝廷上问谁可以协助朱胜非完成御敌任务？满朝文臣武将却默然无声，独有张浚挺身自荐。高宗立即命他以本职同节制平江等处军马。张浚到了平江府，在四境积极构筑防御工事，设关卡，立烽火台，大量招集流散兵卒，严格整顿军队纪律秩序。几天过后，召朱胜非赴行在（今杭州市），御敌之事全由张浚一人独力支撑。

三月八日，平江知府汤东野突然报告，说有赦书将到。张浚担心时事艰危，祸变莫测，急命东野派出

亲信官吏驰马到途中去迎接赦书，秘而不宣。原来，苗傅、刘正彦所率部队曾奉命护送皇帝亲眷。到达杭州后，他们举行武装政变，捉杀了不少权臣和宦官，逼令宋高宗赵构退位，并加以幽禁，另立赵构的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赵旼（fū音夫）立为睿圣皇帝，又请出宋哲宗赵煦的一个早已废掉的皇后孟氏来垂帘听政。随即向全国宣布，从三月十一日起，把年号改为“明受”。同时颁布赦书，传檄中外。当时整个杭州城陷入兵荒马乱、动荡不安的境况之中。原已移屯在淮南和江南的南宋政府军队，都一齐把视线集中到杭州，密切注视着这一事态的发展和变化。如果不及时平息这次变乱，年幼无知的睿圣皇帝实在难以号召天下，可能引起军阀混战，而正对南宋虎视眈眈的金人必然乘机入侵。内忧外患一齐袭来，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大有亡国的危险。张浚获知苗、刘作乱，顿时义愤填膺。他想：王室祸变，国步维艰；安邦为民，义不容辞。当首倡天下，奖率三军，戮力勤王，拯救国难。虽然他不顾平江兵少力单，立志平叛，但还是反复考虑家事：老母计夫人身居僻远的西蜀，孤苦无依，形影相吊；自己一旦为国捐躯，身无继嗣，日后何人尽孝膝前，送老归山？但忠孝从来实难两全，目下国难当头，亿兆不宁，倘不舍身取义，挽狂澜于既倒，更待

何时！于是，张浚断然决定起兵勤王，平乱安邦。恰好在这个时候，承宣使张俊（1086—1154）领兵万人到达平江，张浚趁机晓以大义，约其共谋国事；吕颐浩亦从江宁（今南京市）寄书来，张浚在回书中约其起兵共图义举；又传告镇江守将刘光世（1089—1142）迅速领兵前来平江会合。同时，张浚又下令平江驻军连夜赶修海船，加紧作好战斗准备。此外，还派原太学同窗冯礪持书前往杭州，想方设计说服苗傅、刘正彦早早反正，以瓦解其军心。十八日。屯兵常熟的韩世忠（1089—1151）亦来平江会见张浚，表示愿俯首听命，与张俊共任勤王之事。二十日，张浚大犒张俊、韩世忠两军将士。饮酒五巡，亲呼诸将校上前，高声问道：“今日之举，孰顺孰逆？”众人齐声答道：“我顺贼逆！”张浚又高声说道：“若某此事违天悖人，可取某头归苗傅等。闻傅等以观察使及金巨万求某，得某者可即日富贵。不然，一有退缩，按以军法。”众将士听了，十分感愤，人人俯首听令，个个愿效前驱。二十七日，各路勤王军队会集平江，于是传檄中外，声讨苗傅、刘正彦叛逆之罪，要求宋高宗赵构复皇帝位。随即举师平叛，以韩世忠部队为前军，以张俊部队为左右翼，以刘光世部队为后援，张浚与吕颐浩总领中军，共发勤王师五万，从平江出